

請掀開經本二百五十四面，第八行，從註解第十段開始：

【佛說一句法，包含無量義，可作種種解，故謂之圓音。又說：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，邪人遇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。所以大乘經中教導學人，以親近善知識為要圖，以開正知見為根本。】

我們取這一段做為經文的結論。《金剛經》說到末後，是愈來愈重要，愈來愈精采，義理很深，也很難體會。但是它確確實實是大乘佛法、所有行門修行的指導綱領。無論修學哪一個宗派，無論修學哪一個法門，如果能夠掌握到這個原理原則，可以說都會有成就的，都能夠開悟，都能夠證果。經義無限的深廣，我們這一次雖然用了相當長的時間，而實際上所能夠說得出來的，的確是大海之一滴而已。雖然是大海一滴，如果我們真的體會到了，可以講在一生當中受用無窮。這一段末後的結論，「佛說一句法，包含無量義。」不僅是在《金剛經》，所有一切經論字字句句都是含無量義。這個講法是真實的嗎？我們能相信、能接受嗎？如果對於佛理稍稍通達一點，就不會懷疑了。什麼原因？因為佛所說的字字句句，是從真心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。真心本性是沒有邊際的，所以從這個地方流露出來的，這個意思就無有窮盡。我們世間人所說的、所寫的，那個意思有盡。為什麼是有盡？世間人的言語文字是從意識心裡面流露出來的，這個意識就是分別執著。從想像思惟、分別執著裡面流露出來的，它有界限。思惟有界限，言說有界限，分別執著更有界限。有界限，它意思有盡。真心本性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它沒有界限，所以從心性裡面流露出來的言語文字就沒有界限，就無有窮盡了。

心性，大乘經上講得很多，古人的註疏裡面也說得很多。像《壇經》裡面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心性本來無一物。從心性裡面流露出來的言語文字當然也無一物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既無一物，自然就沒有意思。像《般若經》上佛講的「般若無知」，這是真的；但是它起作用，那就「無所不知」。般若無知，是講的根本智，是心性；無所不知，是講它的作用，無所不知就是無量義。因為它無意，所以就變成無量義，就可以作種種解。如果說有意，那意思就死了，就一個意思，不能做第二種解釋。這是我們應當把這些原理原則搞清楚。所以佛經沒有意思，在應用的時候，意思就無窮無盡，可作種種解，這種說法就稱之為「圓音」，圓是圓滿，沒有絲毫缺陷。

正因為是這麼一個事實，我們以《金剛經》做例子，這部經我們現在採取的這個本子是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。羅什大師到中國來，那個時代跟我們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同時代，東晉時候到中國來的。那個時代出了不少的人物，佛門裡面還有一位大德道安法師也是那個時代的人。在歷史上，很富盛名的陶淵明，大家都曉得，謝靈運，都是同時代的人。距離我們現代，大概有一千七百年的樣子。這麼長久的時間裡面，為《金剛經》做註解的人，有幾百家之多。我們通常聽講，《金剛經》五百家的註解，實際上是超過這個數量。每一個人註的都不一樣，如果我註的跟別人註的一樣，這個就沒有價值流通，也就毫無意義。每一個人註的不一樣，就是每一個人講的不一樣，可見得它確實可作種種解。雖然這幾百家註解都不一樣，都沒有註錯，所講的都有道理，都沒有講錯，這就是顯示出經典的無量義。

佛法修學的困難也在此地。無量義我們要取哪一義？這是對初學的人來說。佛法講求的，是契機契理。理是無意、無知；機，一

切眾生的根機無量無邊，所以這個教義就無量無邊。我們自己是什麼根機？我們自己在這個經裡面要取哪一種教義，才能夠得真實的利益，修學成敗關鍵就在此地。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所謂是自知之明，這是很重要的。人貴有自知之明，我是什麼樣的根性，什麼樣的程度，現在我的生活方式、我的生活環境，都要考慮在其中。選擇經典，選擇法門，選擇註解，一定要與自己根性、生活習慣、程度要相應。這樣學起來，就很自在，就很快樂，才能夠得受用。

我們從古大德種種不同註解當中，要是細心去觀察，能夠看到眾生種種不同的根性。否則的話，哪有那麼多註解？哪有那麼多講法？最明顯的看出大的時代裡面顯著的變化。譬如在東晉那個時代，跟隋唐時代的這些人，他們的想法、看法，我們今天講的意識形態不相同，生活的方式也不相同。我們看到東晉南北朝那個時候的註解，跟隋唐的註解，意思就不一樣。古大德們講經，是講給當時人聽的，是教給當時人如何來修學的，怎樣得到佛法真實的利益，這才叫利益眾生，自行化他。因此每一個時代他有每一個時代的講法，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理解，修學所得的受用，種種不相同。佛所講的，可以說字字句句是原理原則，這個原理原則的確是超越時空、超越時間。三千年前讀這個經，聽《金剛經》得利益，能夠開悟，能夠證果。三千年後今天，我們讀這個經，也得利益，也能夠開悟，也能夠證果。這是不假，諸位從前面一直聽下來，我講這個話，你們會點頭，會有信心。我們今天為什麼不開悟，為什麼不證果？過失在自己這一邊，這個經典裡面沒有過失。我們沒有透徹的理解，沒有依教奉行。如果真的透徹理解，依教奉行，哪有不開悟的道理？《金剛經》所講的果報，就是《華嚴經》上所講的法身大士，不是普通的果位。離四相、離四見，就是法身菩薩。宗

門裡面講明心見性，就是這個位次。這叫做圓音，圓滿之音。

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。」這個在佛門當中，可以說許多同修都聽說過，都聽到這個說法。圓教根性的菩薩，圓教根性的大德，我們稱他作圓人，圓教根性之人。他圓在什麼地方？我們為什麼不圓？這個問題，如果是在平常提出來，確實很難體會；在《金剛經》這一段經文提出來，就不難理解了。這個意思，前面講過太多了。這個人於一切世出世間法，沒有分別，沒有執著，沒有妄想，他就圓，他的見解、知見就圓。不但見解知見圓了，他的生活習慣也圓了，沒有一樣不圓滿，這叫圓人。我們為什麼不圓？我們有分別、有執著、有妄想，所以就不圓；離開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就圓。唯有圓人，對於這些甚深大乘的經義，他才能夠通達明瞭。因為佛是圓音說法，他能夠通達明瞭。假如還夾雜著妄想分別執著，這種圓教經論裡面的真實義他就沒有辦法體會。佛法不僅是講弘揚，講經說法乃至於修行，這都是關鍵。

因此，佛菩薩教導我們，佛法的修學要從哪裡開始？要從斷煩惱開始，四弘誓願就給我們指出一條明路。首先勸你發心，《金剛經》上也離不開這個原則。諸位要是細細去觀察，所有一切大乘經教都在它這個架構之中，決定沒有違背。《金剛經》一開端就說：

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」頭一個教你發心！這是什麼心？眾生無邊誓願度。心是發了，發了大菩提心，要普度一切眾生，從哪裡做起？從破四相做起。破四相是什麼？煩惱無盡誓願斷。為什麼要斷煩惱、要破四相？成就你圓頓的根性。四相一破，你的知見就圓，佛所說的一乘深教，你才能夠體會，才能夠領略。發心好像是容易，斷煩惱可就難了，妄想分別執著知道是應當要放下，偏偏就放不下。可是要曉得，放不下，剛才講了，不但在行門上有障礙，解門上都有障礙。經教的意思你看不到，古人

講解得再透徹，再明白，你也聽不懂，你也一樣不得受用。原因在哪裡？煩惱沒斷，你沒有真正能放下，關鍵在此地。四相四見破了，再學法門。法門無量誓願學，是擺在第三個階段。我們現在所犯的毛病，煩惱不斷就學法門，結果是什麼？結果是底下一句：「邪人遇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。」什麼叫邪人？煩惱沒斷的人就是邪人，這個我們自己要承認，我們現在妄想分別執著很多，我們是什麼人？我們是邪人。開經偈上說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誰能解如來真實義？圓人；邪人是不會解如來真實義的。這個很要緊很要緊！

《金剛經》我們這一次研究討論，是採取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，我們這個本子是《講義》的節錄，沒有完全照《講義》來講；完全照《講義》來講，時間太長。我們過去曾經在台北，這很多年前了，採取江老居士的《講義》講過一次，講了四年，才講一半。他的《講義》一共五卷，講到第三卷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上半部，後半部就沒講了。再要講下去，至少還要四年，時間太長。所以這一次我們採取他的精華，節錄《講義》不到十分之一。我們這一次講下來，差不多也用了五個月的時間。這是一次兩個小時，好像已經一百多次了。經不能不細講，不細講，我們很難體會，細講才能得受用。可是一定要曉得斷煩惱的重要，真實的功夫在此地。前面，特別是最近這幾次所說的中心，不外乎看破、放下。

邪人遇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。我們可以以清涼大師兩句話來說明。清涼在《華嚴經疏鈔》裡面，解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經題，有兩句話。他說：「有解無行，增長邪見。」行是什麼？行是斷煩惱。煩惱沒有斷，就學法門，那個結果是增長邪見，豈不是正法亦成邪嗎？另外一句跟這個相反的，有行無解，但是諸位要記住，這個行是一般大小乘的法門，不是淨土法門。淨土法門另外的，不能算在這裡面，那是個特別法門。「有行無解，增長無明。」這就是

說明，佛法的修學必須要解行相應，行門與解門相輔相成才能夠得利益。要說到有行無解能成就的，除了淨宗念佛這個法門之外，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法門。所以淨土宗稱為特別法門，你不解也沒有關係，就是老實念，成敗的關鍵在老實。

「所以大乘經中教導學人，以親近善知識為要圖。」要圖，用現在的話說，最重要的條件。一定要親近善知識，換句話說，一定要親近有修有證之人。在現在末法時期，證果的人已經見不到了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一定要找真正有修行的人，跟著他修學這才不會錯。善知識的標準，我們末後這一句，可以做為一個準則，那就是開正知見。什麼叫善知識？他的知見純正，也能幫助我們開正知正見。這樣的標準，才可以稱之為善知識。正知見，正的標準，一定要與經典相應，經典是最重要的一個依據；如果他所說的，他所教的，與經典上的理論、方法相違背，我們就不能夠接受，就不能夠跟他學，這是其一。其二，他雖然所依據的，確確實實是佛法的經典，這《大藏經》上有的；他的解釋與經義有偏差，不相應，我們也不能跟他學。那就是前面講，邪人遇正法，正法亦成邪，這不是善知識。其三，他所依據的是正法，是佛的經典，講得也沒錯，與我們自己根性不相應，我們也不能學他的。那個經沒錯，意思也沒錯，方法、理論都正確，我做不到。想想這一生當中，修學那個法門沒指望，這也不能跟他學。所以親近一個善知識，這相當不容易！

古人常講，這個事情可遇不可求。但是，佛、祖師大德都是這麼教導我們，必須要親近善知識。善知識又可遇不可求，怎麼辦？我們還有什麼指望？在這種狀況之下，可以說這是絕大多數人的狀況，我們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：找古人。今人善知識我們找不到，找古人。找古人為善知識，為指導的老師，過去的例子很多。在

我們中國，第一個以古人為善知識的是孟子，這是儒家的。孟子找誰做老師？找孔老夫子。但是孔老夫子那個時候過世了，不在世了，夫子的著作還流傳在世間，他就專門讀孔老夫子的書。讀不懂，有疑問，請教孔子的學生，請教他的弟子，專學孔子，他學成了，比孔老夫子的弟子成就還要高。我們問：為什麼他有成就？為什麼夫子親自指導的學生不如孟子？這個道理很簡單，孟夫子真做，孔子教他怎麼做，他真做。孔老夫子的學生，雖然經過親自指導的，他不做，他不肯認真學習，這就不如孟子。真做！

你學《金剛經》，我在前面跟諸位說過，不但我們要趕上古人，我們應當要超過古大德，你得有這個志氣。怎樣才能超過？真幹，真幹就超過。以《金剛經》上講的理論、方法，認真去做，這叫修行證果。修行證果，就在這一生當中圓滿。修行證果就在我們自己日常生活之中。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不是別的，就是日常生活。釋迦牟尼佛一開端所表演的，入舍衛大城，著衣持鉢去乞食，這是日常生活。整個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就是如來果地上的生活。你要是學會，你就成佛了。你過的是什麼生活？釋迦牟尼佛的生活，一切諸佛如來的生活，這叫證果。我們每天穿衣，佛也穿衣；我們每天吃飯，佛也吃飯，最平常的日常生活，佛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？我們具足四相四見，佛是沒有四相四見，不一樣就在此地。離開四相四見，宇宙人生真相大白，你完全明瞭，一點都不迷惑了，這種生活就是佛菩薩的生活。佛菩薩的生活充滿真善美慧，他的生活真的是美好，跟西方極樂世界所講的極樂無二無別。所以佛菩薩過的是極樂的生活，我們過的是極苦的生活，一樣的生活，我們不會轉變。這個經上就是把這個道理方法教給我們，怎樣去轉變。生活一轉變，境界就轉變，從凡夫轉變成佛菩薩。佛菩薩是人做的，不是天生的。這是講親近善知識非常重要。

在我們佛門裡面，以古德做老師的，成就最顯著的是蕩益大師，這是我們淨土宗的祖師，我們都很熟悉。《彌陀要解》就是他寫的。蕩益大師學佛，也是找不到善知識，最後他找蓮池大師。蓮池大師那個時候已經往生，可是大師的著作在世。現在蓮池大師的全集，我們也很容易找到。專讀蓮池大師的書，依照大師教訓去做，真做，認真去做，所以他成功了。他能成為淨宗一代祖師，有這樣殊勝的成就，親近一個老師，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！

廣學多聞，這個話沒錯，絕對不是對初學人說的，初學的人要是走這個路子就壞了。所以清涼大師講「增長邪見」，這個話說得一點都不過分。初學的人沒有定功，沒有智慧，沒有能力辨別邪正是非。聽一個人說法，他走一條路子；聽兩個人說法，他就亂了，他就兩個想法；聽三個人說法，他就三個想法；再聽多了，他那個腦子裡亂七八糟，一團漿糊，那沒救了，這是我們不可以不知道的。今天這個世間道場多，修學的人多，為什麼一個成就的都看不到？錯就錯在這裡。所以現在道場跟中國古時候道場不一樣，如果諸位細細去考察一下，中國古代的道場，它有道風，它有學風。一個道場無論修學的人多少，多也好，少也好，決定是一個法門，決定是依據一個理論，所以它有宗派。賢首宗的決定是依《華嚴經》，不會去依其他的經典，決定是修法界觀，所以他所學的、他所修的，是一門深入，他能成就。喜歡學《華嚴》的，到他家去，《華嚴》是專科大學。喜歡修《法華》的，你不能來，他會介紹你到天台山去，那個地方是法華宗。我們在古德《語錄》裡面可以看到，祖師接觸學人，談談話之後就指點他，你的緣不在我這裡，你到某個地方去，給他介紹去。他去果然三年五載就成就，這個我們在《語錄》裡面看得很多。原因在哪裡？你的興趣，你的愛好，跟我這一門不相應。我知道哪些法師修學這個法門，給你介紹過去，所以有

成就。今天我們不能成就，就是道場裡面都是大雜燴，端出來的菜是大拼盤，什麼都不是，他怎麼會有成就！我們的虧吃在這個地方。

晚近，我們在台灣看到的，只有台中蓮社，李老師主持這個道場，淨土法門，一門深入。全世界任何地方，高僧大德到台中去，李老師招待請他吃飯，絕不請他講開示，講經當然更不必談了。為什麼？怕你所學的法門不一樣，你在這裡一講，把我這裡聽眾，學的幾十年淨宗的信心破壞了，那還得了！保護我們大眾，老師有責任。所以可以跟大家見面，大家給你頂禮、給你供養，絕不請你講開示。我們在晚近這麼多的地方，就看到這麼一個道場，愛護聽眾，保護信徒，這是真正善知識。如果聽說你是淨宗的大德，你一生自己念佛，弘揚淨宗，李老師會請你講開示。為什麼？來給同修們做證明，這個路子沒錯。古時候的大德都明白這個道理，都懂得教學的重要性。禮貌上的往來，知道謙虛自己，讚歎別人。這個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五十三參裡看到的，這是佛門往來的禮貌。

我過去在香港講經，大嶼山的聖一法師來聽過幾次，這是一位善知識。我那一年去講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的教義，禪宗涉獵很多。聖一法師是參禪的，他那個道場是禪宗道場，真修！一般禪宗道場，看到寺廟招牌是禪寺，那裡面沒有人參禪。他那個裡面，每天有四十多人在禪堂裡面坐香，非常難得，是一個真正的好法師，好道場。他聽我講《楞嚴》，聽了幾次，勸導他的信徒，當然都是香港的一些在家信徒，勸他們聽我講經。我講經這麼多年來，法師勸他的信徒來聽我講經，只有這麼一次，只有這麼一個人。其他的法師聽到，都勸他的信徒不要去：「淨空法師講經，也不是講得怎麼好，也是胡說八道，不要去！」聖一法師勸他的信徒來聽我講經，他的信徒來告訴我，他師父介紹的，來聽我講經。很難得！我

對於聖一法師非常尊重。

有一次他邀請我到大嶼山去參觀，去看看他那個道場。他招待我之後，請我到禪堂裡面講開示。我不能講念佛法門，人家參禪幾十年了，我說參禪有什麼毛病，念佛好，那不是把人家都破壞了嗎？我到禪堂裡面，我選擇《六祖壇經》裡面一段，跟他們講開示。讚歎聖一法師，讚歎道場，讚歎他們的同修，讚歎他們的法門，這就對了。必須要把自己所修所學的統統擺在一邊，成就他的道場，為他們的老師做證明，你們走的這個路子好。他那邊的同修私下來問我：「法師！禪既然這麼好，你為什麼不參禪，跑去念佛？」我就告訴他：「我的根機不如你們，你們是上上根，我是下下根。」這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法師與法師，道場與道場，禮貌！這個要懂。所謂是「寧動千江水，不動道人心。」人家已經修行那麼多年，值得讚歎！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，只要一門深入，都有成就，這要懂禮貌。

我在新加坡，演培法師跟我很熟，有一次也是邀請我到他的道場，要我給他的信徒講開示。演培法師是近代修學法相唯識很有心得的人，他修的是彌勒淨土，將來希望生兜率內院的。他請我去講開示，我只好選擇《華嚴經》末後五十三參，善財參訪彌勒菩薩那一段，來讚歎他。鼓勵他們道場的信徒，要遵守演培法師的教導，一門深入，這才能有成就。我決定不能讚歎彌陀淨土好，那成什麼話！那就大錯特錯了。這是佛門的禮節，過去李老師傳授給我、教導給我的，到哪個道場，人家修的是什麼法門，決定要讚歎，決定要成就。使他們這個信徒同修，對於自己的師父格外有信心，別人都讚歎我們的師父，都讚歎我們修學的法門，增長他的信心，增長他的願心，這是不違背佛法，決定不可以自己讚歎自己，去貶低別人，那就錯誤了。那個就叫做什麼？那就是破和合僧，破壞佛法，

這是錯誤的。

所以古時候的道場，每一個道場都有他的學風、道風。這個道場跟那個道場的學風、道風決定不一樣。譬如兩個都是念佛道場，都是依據《阿彌陀經》，兩個地方念佛決定不相同。這個道場依據《阿彌陀經》，依據蓮池大師《疏鈔》的；那個道場是依據《阿彌陀經》，蕩益大師《要解》的，兩個講解的就有出入，大同小異，不完全一樣。兩個道場念佛可能也不一樣，這個地方念佛的速度可能比較慢一點，那裡可以念得快一點，不一樣！兩邊合不起來；合起來，念習慣的人，念得慢的人突然念快了，他不習慣，他起煩惱。念得快的人，你叫他低一點、拉慢，他也不習慣。每一個道場道風跟學風都不一樣，那叫做道場。但是現在我們見不到了，只好各人學各人的。所以要想成就，一門深入，除一門深入，沒有第二個方法。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都是同一個原理，同一個原則，就是一門深入，這個就是正知正見。《金剛經》上說的話非常好，一不定一，多不定多，正不定正，邪也不定邪，無有定法可說，但是決定要契機契理，就會有成就，所以法門無量無邊。我們再看底下這一段經文，約我見明離亦離，這個經義愈來愈深了。

經【須菩提，若人言，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是人解我所說義不？世尊，是不解如來所說義。】

《金剛經》上，文字看起來都不難，沒有什麼生字，都認識。可是它的意思不好懂，往往我們看到這個經文，佛跟須菩提尊者一問一答，不曉得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，莫知所云，意思的確是很深。讀了這些註解，稍稍能夠體會到一些。你愈往裡面去想，愈發現它的深廣不可思議。我們看註解：

【此節經義極深。當知開經以來，屢言我人四相不可有。恐凡夫因佛如是反覆申說，遂執為我見等真實是有。此見橫梗於心，正

是我見。豈非反加其縛耶。】

經義的深，深在什麼地方？我們看不出來，我們也無法體會。江居士在註解裡面告訴我們，佛在這個經上講四見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說相是講現相，如果我們用唯識學這個說法，大家就很容易明瞭。四相講的是相分，四見講的是見分。相從哪裡來的？相從見分變現出來的。四相把所有的一切現相都包括在裡面。世出世間，出世間我們講一真法界，世間法裡面講十法界；十法界依正莊嚴和一真法界都離不開四相。可見四相範圍非常非常的深廣，這是我們必須要搞清楚的。相是幻相，決定不是事實，《金剛經》前面講得太多太多了。而四見也是錯誤的看法、錯誤的想法，不是正知正見。佛屢次提出一切眾生病根的所在，這真正是病根。佛說的次數多了，唯恐凡夫不能明瞭佛說法的真實義；錯會了，以為真的有四見、有四相，那就更錯了。你以為真有這個事情，你不但四相四見不能破，反而增長，成為一種堅固的執著。這樣學佛，反被佛法害了；佛法沒能幫助你，反而害了你。其實不是佛法害了你，是你自己不善於修學，被佛法害了。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學不容易，這就是前面講，為什麼要親近善知識，道理在此地。怕的是在經教裡面產生誤會，錯解了佛的意思。

四相四見，佛說得再多，但是要曉得，那只是幻相而已，決定不是事實。不但是清淨心中、真心本性裡面沒有，即使是現前的境界也沒有。要是說自性當中無有此物，我們聽到了也許還點頭，可能是沒有。要是說眼前這個境界都沒有，我們就大惑而不解了。明明擺在眼前，怎麼說沒有？經文前面講過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說三心不可得，就是講四見不可得。這是心裡面產生的見解，三心不可得，你就要知道四見是假的，不是真

的，根本就不存在，而是你以為它存在。四見是能生，四相是所生，而這些現相怎麼說呢？前面我們剛剛讀過沒多久，諸法空相。這些法相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它的真相是什麼？真相是剎那業果相續之相。我們所能夠感受的這個相，是剎那生滅的相續現相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所以十法界依正莊嚴的現相，也了不可得。《楞嚴經》上所講的：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。」《金剛經》到最後給我們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

一切有為法，前面講過。《講義》二百四十面，我們這個本子的二百四十面，一切有為法，就是這個表解裡面所列的，一切法。哪些是有為？法相宗把一切法分為五大類，前面四類是有為法。第一類心法，我們講八識，這是有為法，心所有法、色法、不相應行法，總共有九十四類，都是夢幻泡影。夢幻泡影是說明它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它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心法、色法都是假的。《金剛經》後面講「如露亦如電」，那是比喻它存在時間短暫；換句話說，根本就不是真的存在。那個閃電之光，一剎那就完了。前面我們曾經報告過，它存在之短，不是像閃電那麼長的時間，沒那麼長的時間。佛在《仁王經》裡面告訴我們：一彈指六十剎那，一剎那九百生滅，這個已經是很短很短了，我們已經無法想像。而實際上呢？佛這個說法是方便說，不是真實說。真實說，一剎那不止九百生滅，億萬生滅，那是真相。我們看到的是億萬生滅的相續相，一剎那當中所看到的是相續相。所以，四見跟四相都不存在；佛為什麼要說？前面經文說「凡夫之人貪著其事」，那佛就不能不說了。因為你貪著其事，佛才說；佛雖說，你要曉得，佛所說的全是虛妄不實的，決定不要把它坐實了。這個地方這一段意思，就怕凡夫把佛所講的坐實，這就變成我見；本來沒有我見的，現在是增長我見。這就是錯解如來所說義，不是願解如來真實義。錯解如來真實義，反

而被佛法束縛了。

【此經於一切法，屢說即非、是名。】

即非、是名，在《金剛經》上我們看到太多太多了。

【以明相有性空之義】

這個相有，是幻有，不是真有，這一定要搞清楚。

【意在令人觀照本空，頓得解脫。利根者，自能聞一知十。悟知我見等，亦復相有性空。】

經上佛這個說法，這種方式，我們一般人講，這是經上說的，善巧方便，佛的言語善巧方便。實在說，佛這種說法就是圓音說法的方式，他一句話裡頭，性相、理事、因果都圓滿包括在其中。譬如我們講四見，「我見者，即非我見，是名我見。」這個說法就是善巧，這個說法就是圓滿。你要真懂得了，世出世間一切法，都可以用這個句子去念，你一念就覺悟了，就不迷了。為什麼不迷？這個句子一念就曉得，相有是假有，性空是真空，假有也叫妙有，妙有跟真空是一不是二，這就是宇宙人生事實的真相。明瞭這個事實真相，就叫開悟。明瞭事實真相，你的生活就是佛菩薩的生活，你會過得很自在、很幸福、很美滿，馬上就得受用。要用我們通俗的話來說，你的生活充滿了真善美慧、智慧。無論你現在的生活是富有，或者是清寒，都是真善美慧。為什麼？相是假有，你不會在意，你不會去分別執著，你不會去計較，所以你的生活永遠是知足的，永遠是常樂的。

在我們中國古代，我們在書裡面讀到，孔夫子的學生顏回非常的清寒，物質生活很缺乏。吃飯連個飯碗都沒有，喝水連個杯子都沒有。孔老夫子對他的讚歎，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他的生活非常快樂，沒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他樂的是什麼？宇宙人生真相真的覺悟了，真的明瞭了。所以他富貴，他能夠安樂在富貴裡面；貧賤，他安

樂在貧賤裡面，貧富對他已經沒有影響了，那個樂叫真樂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，所以他過的是智慧的生活。我們今天沒有智慧，過的是煩惱的生活。不但貧賤你煩惱，富貴也煩惱，你說這個冤枉不冤枉！衣食住行樣樣都不缺乏，一天到晚生煩惱，這就是過的六道凡夫的生活，人家過的是佛菩薩的生活。

佛說這些話，真正是大慈大悲，慈悲到了極處。字字句句提醒我們，字字句句幫助我們覺悟，幫助我們回頭。所以他說話的用意，就叫我們觀照本空。不但性體本空，所有一切現相也是本空。入這個境界，你就得解脫了。現在人念解脫也行，解什麼？把那個結解開。過去我看到台灣電影的招牌，有個電影叫「心有千千結」。解什麼？你把那個結解開了，這個對煩惱講的。你的煩惱，你的妄想分別執著都沒有了，解是解這個。脫是脫什麼？脫生死輪迴之苦。你的憂慮苦惱統統沒有了，這是解脫。這樣的生活，就是佛與大菩薩的生活。無論你現在是什麼身分，你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，統統解脫了，都能夠回歸到諸佛如來的生活。《金剛經》講的這些原理原則、方法，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給諸位說，就是《華嚴經》上的五十三參。五十三參是五十三位法身大士，他們給我們表演，示現給我們看的，就是現前社會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他們沒有改變他的身分，沒有改變他的行業，做工的一樣還作工，上班的一樣天天上班，做生意的天天還做他的生意，他們都過的解脫的生活，都是法身大士，都是諸佛如來。佛教導我們的，就是把我們從凡夫生活如何改變成諸佛如來的生活，這是佛法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講完之後，有很多人問我，還講什麼經？最理想的是講五十三參。也就是說，怎樣把《金剛經》的理論，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讓我們真正得到受用，五十三參是表演，做出樣子來給我們看，有理論、有方法，還帶表演，讓我們在這裡面如何來學習，則得到佛

法真正的受用，也就是轉凡成聖，轉煩惱成菩提，這個不是一句口號，是事實。頓得解脫，頓是快，馬上就得到了。

利根者，自能聞一知十。我們佛門常講，一聞千悟。「悟知我見等，亦復相有性空。」不僅是前面四相，四相是講所有一切現相，現相是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。四見，見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四見也是相有性空。四見之相，跟四相的相不一樣。四相的相，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。四見之相，是我們六根接觸不到的，在佛法裡面講，這個色叫無表色，表是表示，它沒有表示的，可是它還是有個相。

【今日，佛說我見等。其偏執於有相邊，未能通達我人等等之見，亦為本空。故曰：不解如來所說義。】

我們從這一句裡面，去體會到開經偈裡面講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如來的真實義沒有別的，就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有一切現象，都不是實在的；既不是實在的，你又何必去執著？你又何必去分別？分別跟執著都是妄想，都是錯誤的，大錯特錯！如果你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你現前的生活，剛才講了，無論是什麼樣方式的生活，都是一真法界，都是大圓滿，都是真實的解脫。如果有分別執著，也是頓得，這個時間太快了，不只一剎那，剛才講了，一剎那的億萬分之一，它就轉變了，變成十法界。十法界從哪兒來的？從分別來的，稍稍有一念分別，就把一真變成十法界；稍稍有一點執著，就又把十法界變成六道輪迴。六道輪迴是執著來的；離開執著，六道輪迴沒有了；離開分別，十法界沒有了。這是《華嚴經》上說的，「一切眾生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」有妄想分別，就有四聖法界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從哪來的？從分別來的；有執著，就有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。你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？不了解事實真相，不了解一切法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。

你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，馬上放下了。這一放下，就入一真法界，不但超越六道輪迴，超越十法界。所以《金剛經》實在是好，它的確是整個佛法在理論修學上，重要的綱領、重要的原則，任何一個法門，任何一個宗派，在理論方法上決定不能夠違背《金剛經》。我們念佛也是如此，念佛法門如果依照這個理論方法來修行，你念佛是理念，你得的是理一心不亂，你將來往生是實報莊嚴土，那個成就實在是不可思議！

這一段經文，「佛說我見等」，就是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《金剛經》上有些句子，是如來說的，這個地方是佛說的。佛說跟如來說意思不一樣，凡是如來說，都是從體性那一邊講的，著重在體性上；佛說，是偏重在現相上，它有這個意思。這樣的說法，都是圓音說法，都是善巧方便。我們要懂得這個意思，才知道《金剛經》裡面說話，不是一會兒說佛，一會兒說如來。這種講法是，未能通達我人等等之見亦為本空。這個意思比前半部的意思深；前半部是講四相，四相是虛妄的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意思比這個地方要淺，在唯識講，相分，相分是見分變現的。如果從唯識來說，唯識家他們對宇宙人生的看法：相是假的，見是真的，「唯識」，唯獨是識，識是能變。識就是見分，就是此地所講的四見，能變，相是所變，所變是假的，能變是真的。《金剛經》這個話，對他們講就最好了，「你認為能變的是真的。能變還是假的！識還是假的，還不是真的。」這個意思就說到這個地方。所以後半部唯深無淺，它這個教義深。

見也是空的，前面我們曾經跟諸位報告過。以相宗的講法，宇宙人生的現象是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這是相宗的講法。無明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瞭，也就是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面所講的「不覺心動」。在這裡我們要細心去體會，

覺心是不動的，覺悟了，覺心是不動；心動了，就不覺。不覺心動，那就叫無明。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什麼叫無明？心動了就是無明。可見得，明是不動的，心是清淨的。佛經上常常用水來做比喻，水在不動的時候是平的，水平像一面鏡子一樣，照外面東西照得很清楚，那叫明。可是水一動，動就起波浪，起波浪照外面東西就不明，就照不清楚。所以心動了就是無明，明就失掉了，失掉之後，境界就起了變化。在明的時候，那個境界叫一真。我們用水做比喻，大家好懂。水在水平的時候、很乾淨的時候，像一面鏡子照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。可是水一動，也能照，把那個境界破壞了，它有波浪，於是真正的相貌見不到，你所見的是斷片的，是連續的、斷片的，不是真實的相狀，這就是起了變化，這變化叫三細相。三細相，第一個是業相，第二個是轉相，第三個是境界相。轉相也叫做見分，境界相也叫做相分。

我們今天講這個，現在科學裡面講的，把一切現相分成兩大類：一個物質，一個精神；在佛法裡面也分為兩大類：一個是色，一個是心。色法就是現代人講的物質，心法就是現代人講的精神，分成這兩大類。這兩大類從哪裡來的？都是從無明來的，都是從業相來的。「無明不覺生三細」，業相，業就是動，業是造作，是個動相，從業相裡面變現出來的精神，這是見分。八識，心法、心所法為什麼列在有為法？有為就是動的，就是業相變現出來的，它是動的。從見分，就是從精神變現出物質。物從哪裡來的？物從精神上變出來的。因此，心跟物，佛法裡面講色跟心，同一個根源，不是兩個根源，同一個根源。在唯識四分裡面講，自證分，同一個自證分。物質跟精神是同一個根源，因此色跟心可以轉變；換句話說，精神能變成物質，物質可以變成精神，兩個可以互相轉變。現在科學家還沒有能達到這個境界。現在科學的轉變，是物跟能的轉變，

物質可以變成能量，能量可以變成物質。能量能變成物質，現在在理論上沒有問題了，怎麼個變法不曉得，還不會變。如果能量有辦法變成物質，我們在物質生活上一切的困難都解決了。

西方極樂世界會變，他們想吃東西，東西馬上就變在面前，那是什麼變的？能量變的。能量變成物質，你就受用；不要了，再化成能量，就全部都沒有了，也不要收拾。所以西方極樂世界每一個人家裡頭乾乾淨淨的，什麼家事都沒有，麻煩！需要的時候，一切都變現出來，你就受用了；不需要的時候，全部就沒有了。他們那個世界的科學，比我們進步。我們現在只知道物質可以變成能量，原子彈的禍害就是這個變出來的，把物質變成能量，但是不曉得如何能把能量再變成物質。西方世界有，我們經典上看到的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是如何能夠把它恢復到心的能量，就是精神跟物質的轉變，那就變成佛與大菩薩的境界，這就是更進一步，更提升一層。此地說的是，凡夫之人不曉得「見也是空的」，實在講這是相當高明，連唯識學家都不知道，還堅固執著識是真的，是能變，相是所變，不曉得能所皆空。在《金剛經》上，三心就是能變，萬法是所變，三心不可得，萬法也不可得。萬法不可得是空相，三心不可得也是空相，都恢復到性空。

【古德有請師解縛者】

這是我們在《禪宗語錄》裡面看到的公案。「縛」就是煩惱，煩惱像繩索一樣，把這個人捆到動彈不得，這很苦惱。請師父替他解煩惱，解束縛。

【師曰：誰縛汝？】

反過來問他一句，叫他在這裡面去反省、去觀照。果然他明白了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我們讀到這個地方，就想到慧可，這是禪宗二祖，慧可當時就遭遇到這個麻煩。他出家修行，成天心不安，

心裡面有疑惑、有憂慮，心不安。聽說達摩是從印度來的高僧，在少林寺每天在那裡面壁打坐，他去找他，找到達摩祖師。那個時候是冬天下雪，他在門口站著，那個雪淹到膝蓋，你就曉得他站多久。達摩祖師理都不理會他，到最後他看到達摩還是不理，他自己拿刀把自己手臂割斷一隻，用這隻手臂去供養達摩祖師。達摩祖師才開口講話，你何苦來？你到底為什麼？這是看到他是真誠心來求教。就問他，你到底為了什麼？他就說「我心不安」，求達摩大師給他安心。達摩祖師伸手，他說：「你把心拿來，我替你安。」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達摩的塑像，一隻手伸出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那就是對慧可的，「你把心拿來，我替你安。」慧可也實實在在了不起，從他這一句話的指引，回光返照。許久之後，他說了一句話，他說：「我覓心了不可得，我找不到心在哪裡。」比《楞嚴經》上阿難尊者高明多了。《楞嚴經》上，釋迦牟尼佛講：「心在哪裡？你找出來。」他到處亂找，找不到，找了七處，也算很聰明。我們要是找，找不到七處，他還找到七處。慧可比阿難高明多了，所以阿難在楞嚴會上沒有開悟。慧可在達摩祖師這一句話底下明白了，「我覓心了不可得」。達摩祖師第二句話就說：「我與汝安心竟」，我把你的心安好了。他就恍然大悟。他悟的是什麼？心境都了不可得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說的；什麼問題都沒有了，當下就解脫，當下就自在。達摩到中國來就度了這麼一個人，這禪宗第二代的祖師。祖師是怎麼傳的？就是真正明瞭身心世界了不可得，全是假的，不會再把這個事情放在心上。再放在心上，你就又迷了，就又退回到凡夫位上去了。所以這個經，確確實實是幫助你徹悟的圓頓大法。

《金剛經》薄薄的一小本，五千八百多個字，很小的一份東西，真的是一切諸佛傳法的精要。此地引用這個，跟慧可這個意思非常非常接近。「此節經文，正明斯義」，這一段的經文，意思也是如此

【性體空寂，本無有縛。】

本來沒有煩惱、沒有分別、沒有知見，有知有見就錯了，本無知見。我們想到世尊在《楞嚴經》上，給富樓那尊者所說的，富樓那尊者提了個問題，也是我們大家的問題：無明從哪裡來的？為什麼會有無明？佛給他講了兩句話，把這個問題解決了，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。」這就說明，自性清淨心裡面沒有知見。般若無知，什麼是般若？般若是無知。你有知，你有見，那就是無明，這就是無明的根本。我們現在天天求知，糟糕不糟糕？本來無知，還得去求知，這就壞了。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講經說法，給你講的什麼？無知。《金剛經》是般若的綱要，還有比這個更簡單的、更扼要的，《心經》。可以說《金剛經》是《心經》的註解，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是《金剛經》的註解。最精彩、最簡單的是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到最後的結論是「無智亦無得」。你要真正體會到無智無得，你就是法身大士，你就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諸佛如來。諸佛如來所證得的是什麼？無智亦無得。無智就是無四見；無得是無四相，這才是事實真相。法身大士不礙世間一切法，《華嚴經》上五十三參，那五十三位善知識表演的，就是我們現實的社會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。他們生活、他們工作都很認真，都很努力，並沒有把世間事情破壞了。可是他們的心情，都是無智亦無得。他們是以無智無得的心生活，無智無得的心工作，所以只有真善美慧，決定沒有煩惱，沒有憂慮，沒有牽掛，確實得大自在，得的是大圓滿。這是佛菩薩的生活，跟我們凡夫不一樣的地方。

所以要曉得，本來空，見相都空。現在是不是有？沒有。本來是空，現在還是空。如果有，是你自以為有，你看錯了，你解錯了，是你以為有，不是真有。事實的真相，因為本來空，所以佛教

給我們「應無所住」。住是什麼？住是把它放在心上，住是這個意思，就是分別執著。不可以住，它是空的，見相都是空的，你怎麼可以執著？你怎麼可以把它放在心上？所以你的心要清淨，心沒有一物，本來無一物。但是業果不空，因果不空，所以教你「而生其心」。佛菩薩跟我們在一塊，還是一樣要穿衣，一樣要吃飯，一樣要工作，因果不空，所以要生心。生心無住、無住生心，這就是法身大士，這就是諸佛如來，我們學佛就是學這個。

我們念佛的人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不放在心上，「應無所住」；一句阿彌陀佛常常存在心裡，「而生其心」。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決定往生。佛教給我們轉變，這是說明了，相不會滅的，這個諸位要曉得，相決定沒有斷滅的，相會轉變，會變，那麼你生心就重要了。我們念佛，這個心是最殊勝的心。相宗告訴我們：這一切現相，「唯心所現」，現相是心，心是體，有體一定有相，一定有作用，心能現相；「唯識所變」，現的相，相它會變化，為什麼會變化？識變的，識就是分別、就是執著，唯識所變。佛在經上常講，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從心想生就是唯識所變，識就是心想，心想就是識的作用。我們想佛就變佛，這把道理說清楚了，想菩薩就變菩薩，想什麼就變什麼。變得很快，剛才講了，一剎那當中億萬分之一，那個速度快得不得了。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：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。我們想佛，變成佛了，可惜變的時間太短了，第二念又回來了，不能保持著常常想佛，常常想佛，佛境界就現前了。我們一念佛的時候，佛境界其實是現前了，時間太短，我們還沒有覺察到，第二念就又回來了。事實真相如此，我們要明白。你把這個理搞通了，方法明白了，境界也清楚了，你才曉得念佛的功德第一殊勝。

西方極樂世界，剛才一個同修來問我，自性彌陀怎麼講？西方

世界、阿彌陀佛都是自性變現的，離開自性無有一法可得。不但十法界依正莊嚴是自性變現的，一真法界也是自性變現的。彌陀是自性，試問問，哪一法不是自性？這個花瓶插的花，自性花瓶，無有一樣不是自性。你懂得自性，就覺悟了，知道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跟法是一不是二，你對於往生淨土就不會懷疑了。對於西方極樂世界，知道我決定得生，為什麼我決定得生？都是自性變現的。理上明瞭通達了，所有一切疑惑都沒有了；事上要叫它變現出來，那就看我們自己念佛的功夫。我們那個念是能變，境界是所變。可是你念佛想變佛境界，就要把其他九法界的那個念頭斷掉，這個佛境界才很快現前。又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又要貪圖這個世間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享受，那就不行了。因為你變得太複雜，變得太亂，所以變出來那個境界，什麼都不是。毛病發生在此地，這是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的。所以錯誤的見解決定不能有，末後這個總結，意思就在此地。「且曰佛亦如是說，豈非作繭自縛。」如果說佛也是這樣說，你是斷章取義，並沒有把佛講的話真正明瞭，你沒有真搞清楚。佛在《金剛經》上也講四見，也講四相，你就以為四相四見是真實的，這個錯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